



舒曼交响乐的三重境界

◆ 李鹏程

很多中国听众都听说过舒曼有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却从没有在现场听到过。德国小提琴家伊莎贝尔·福斯特似乎专程为这部命运多舛的作品而来，她此行将先后和上海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合作此曲。3月10日晚，伊莎贝尔·福斯特让沪上乐迷真切地听到，舒曼不仅有著名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他生命中最后一部大型作品《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同样蕴藏着款款深情。同场上演的还有舒曼的《曼弗雷德序曲》和《第一交响曲“春天”》，张国勇指挥上海交响乐团让在场听众重新认识了舒曼的交响乐。众所周知，舒曼的交响音乐在音乐史上的地位相对不高，他最拿手的创作领域在艺术歌曲和钢琴曲，而这场音乐会恰好跨越了舒曼交响音乐创作历程的起点和终点。

舒曼和克拉拉终成眷属的1840年，写出了一百多首歌曲，几乎占其全部歌曲创作的一半，可以说，克拉拉为舒曼带来一生中短暂而美好的春天。克拉拉鼓励丈夫的创作不要局限在钢琴和歌曲领域，她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他创作管弦乐就好了，他的想象力在钢琴上无法获得足够的施展……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为乐队写作——那是属于他的领域！”舒曼不负妻望，婚后一年接连写出两部交响曲，占其全部交响曲创作的一半。前一部充盈着标题“春天”寓意的阳光明媚，后一部则以近乎单乐章的形式预示了十年后交响诗的出现。

可惜，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如克拉拉那般认可舒曼的交响乐创作天赋，这位半途出家的作曲大师似乎并未完全掌握配器法，马勒、魏因加特纳等指挥家还不辞劳苦地

将舒曼的交响曲修改得更符合教科书的要求。美籍德裔音乐学家爱因斯坦曾说：“他最伟大的时刻，是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那时他还没有离开他的钢琴领域……他探索进入贝多芬的领地愈近，就离自己真正伟大的独创性越远。”这一评价辛辣却中肯，但并不能就此否定舒曼在交响音乐形式和内容上所触及到的深度。

单单一首《曼弗雷德序曲》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假如“大卫同盟”钢琴套曲里的弗罗雷斯坦和尤瑟比乌斯尚不足以展现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奇思异想，那么这部表现曼弗雷德悲剧的交响乐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舒曼内心的深刻矛盾。三十六年后的1885年，同样从法律专业转为作曲家的柴科夫斯基写出了更为著名的《曼弗雷德交响曲》，颇为吊诡的是，两人都曾在日后的绝望中试图自杀，且都在写完“曼弗雷德”八年后去世。

当年，二十岁出头的勃拉姆斯在听罢舒曼的《曼弗雷德交响曲》后受到震撼，决心投身交响曲创作。1853年10月1日，舒曼在日记里写道：“完成小提琴协奏曲。勃拉姆斯到访（一个天才）。”继而写出著名的乐评《新的道路》，勃拉姆斯从此名震乐坛。舒曼完成的那部《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却遭受了截然相反的命运——他的挚友约阿希姆试奏此曲表示不满，演出计划搁置。四个月后，舒曼自杀未遂，两年后逝世在精神病院里。克拉拉认为此曲是丈夫病情恶化时的衰退之作，不再安排演出。后来，约阿希姆将总谱赠予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时，要求此曲必须在舒曼死后一百年才能上演。

1937年，约阿希姆的侄孙女声称收

到了舒曼的“精神消息”，邀请20岁出头的小提琴家梅纽因担任首演，梅纽因收到乐谱后评价甚高：“这首协奏曲对于小提琴音乐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协奏曲之间的过渡。”但德国纳粹拒绝把这部作品的首演荣誉交给一位犹太人，最终由德国小提琴家库伦肯普夫担任独奏首演。纳粹当局彼时还禁演了犹太作曲家门德尔松的作品，他们希望舒曼这部重见天日的小提琴协奏曲能够取代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地位，可惜，此后舒曼的小提琴协奏曲上演率依旧不高。

听罢福斯特的美妙演奏，忍不住要为舒曼叫屈。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并不讨巧，d小调本就不如“四大小协”多用的D大调那般辉煌明亮，多数时间还在中音区游走，所有的高难度炫技都藏在里面。最令人诟病之处，是从头到尾絮絮叨叨般地重复乐思，福斯特的层层铺垫使得每一次重复都有着无可置疑的存在理由，非但丝毫不令人觉得冗长，反而充满一咏三叹的韵味，其演奏精准地把握了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平衡点。

上半场临近结束，福斯特加演了一首巴洛克时期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吉耶梅恩的随想曲，轻盈而绚丽。福斯特在2015年录制了一张别出心裁的唱片《In aller Stille》，不仅收录了吉耶梅恩、库塔克、巴赫、伊萨伊、费尔德曼、塔蒂尼等巴洛克时期和20世纪多位作曲家的提琴小曲，还在乐曲间穿插有威廉默森的朗读。这位以“浮士德”为姓氏的学者型小提琴家曾录制过从巴洛克至当代的大量小提琴作品集，值得一



提的是，她在与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录制舒曼时，为手中那把产于1707年的名琴“斯特拉迪瓦里·睡美人”换上了羊肠弦，使得原本作于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多了一丝古风遗韵。

她说：“几年前我开始研究这部小提琴协奏曲时，真不知道该从何入手，还有点担心。后来我理解了这部作品，演出时最关键的就是有一支对音乐尤其感兴趣而且热爱并且愿意有所发现的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展现出和福斯特相匹配的职业素养，出色完成了并不简单的协奏任务。下半场，福斯特坐入听众席，听罢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的《第一交响曲“春天”》后热情鼓掌。在张国勇大将风范的指挥调度下，舒曼的交响音乐焕发出惊艳的色泽，凌厉与温情的转换就在他的弹指一挥间。

舒曼的交响乐创作历程始于对春天的赞颂，历经《曼弗雷德序曲》式的暴风骤雨，最终在小提琴协奏曲中归于春日的温暖。舒曼用十余年的欢乐和痛苦历经这三重境界，我们在这场初春的音乐会中全部听见——包括他自己都没能听见的小提琴协奏曲，这或许是专属于当代人的耳福吧。



钢琴大师迪努·李帕第，到今年3月19日，就100岁了。可惜，他33岁，死于华年。

天才，加早逝，成就了艺术史上一段段传奇。卡夫卡，兰波，画家梵高、王希孟，钢琴家卡佩尔，小提琴家内弗，拉宾，大提琴家杜普蕾，莫不如此。他们拼尽全部的气力，发出一道强光，虽然一瞬即逝，也足以让后人唏嘘不已。

李帕第也是如此。他生于罗马尼亚，从小就是个天才，4岁登台，16岁在维也纳国际大赛上获得第二名。当时评委之一、钢琴大师科尔托非常看好李帕第，觉得比赛不公，为此愤然离席。本来第一名可以保证巴黎深造，科尔托却带走了李帕第。从此，李帕第成了大师的高徒。水平高，加之“传奇故事”推波助澜，他一下子走红乐坛。他还向孟许等人学指挥，跟杜卡等作曲家学作曲，20多岁就成了日内瓦音乐学院的教授。少年得志，即名满天下，可惜好景不长，几年后患上了白血病。他边治疗边工作，1950年9月，去世前2个月，他忍着病痛，在法国贝桑松举行告别音乐会，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几大钢琴演奏会，现场录音制成唱片长销不衰，成为乐迷挚爱的经典。

也是有缘。20多年前，我刚开始买唱片，就被李帕第深深吸引。写下平生第一篇爱乐文字，就是关于他的告别音乐会，也登在了《新民晚报》音乐版上。多巧。但，这几年，李帕第听得少了。究其原因，一者他毕竟走得太早，留下的唱片太少，所有凑在一起大概才十来张，曲目也自然不会很多，巴赫、肖邦、舒曼、舒伯特等等，大都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二

等着看今年开放的第一枝杜鹃

纪念钢琴大师李帕第诞辰一百周年

◆ 尹大为

来，他作为法国钢琴学派的代表传人，虽然技艺高超，但要论独特而完整的个人风格，要在钢琴演奏史上留下一席不可撼动之地，似乎还远远不如李赫特、阿劳、霍洛维茨等年高德劭的大师。就像一位正要扬帆出海远征的猛士，不期然竟折戟倒在沙滩之上，实在让人心痛不已。

借着纪念他百年诞辰的机缘，我把尘封多时的他的唱片，拿出来听了一遍，也读出了点新的感悟。

他完全是一个莫扎特，天真烂漫，胸无芥蒂，他是尘世废墟上开出的一朵灿烂的花。木心说：“圆融的刚执，崇高的温柔。”用来形容李帕第，非常合适。看他的照片，不同时期，皆是眉目温婉，儒雅含笑，真是宛若天使一般。听他最后一场音乐会，开头的巴赫和莫扎特还似有些许慌乱，可到了下面多段的肖邦《圆舞曲》，华美至极，美好到了极致，听不出一丝病痛之苦。不管花开花落，“一皆好”，这就是李帕第令我深深感动之处。论辈分，他还算是肖邦的远房徒孙，他弹的《圆舞曲》不知是否得肖邦真传。毕竟时代久远，肖邦的原意究竟如何，也是渺然不可寻了。李帕第指下的肖邦，全然没有痛苦，哀感，一丝眉头都没有皱，像个超级过滤器，出来的，完全一派美好。倒让我听得既叹服，又惊讶。我有时候也想，不知道上苍派他来人世短短地走一遭，究竟是何用意。听着听着，似乎有点明白了。微笑面对一切苦难，这大概就是给予我们芸芸众生的启示吧。

我想象不出他老后的样子。也不敢想。他永远被定格在33岁。年轻，美貌，这样也蛮好。世事维艰，天才，长寿，功德圆满，当然好；多少才高而被世人遗忘的，也俯拾即是，如非奥伦提诺、凡德尼科夫、尤拉·菊勒等，录音稀少，生平阙如。相比于他们来说，李帕第还是幸运的。毕竟他还是罗马尼亚人心中的“英雄”。据说，贝尔格莱德街头还有一条叫“李帕第”的街。

前几天读到一位早夭的诗人写下的诗句：“飞到山背后，等着看今年开放的第一枝杜鹃。”正好献给李帕第。应该是再也合适不过的了。

值得期待或堪称惊喜的演出

——三四月份音乐会前瞻

◆ 张可驹

三四月份值得期待的演出不少，以下是我本人特别关注的部分，列出来供大家参考。以钢琴和室内乐为主，但乐队方面也有一些别致的演出。

布赫宾德演奏贝多芬全部钢琴奏鸣曲的系列音乐会已至尾声，仍有兴趣的乐迷大概只能等退票了。布赫宾德作为目前德奥学派钢琴家的代表，的确不失为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他先后两次灌录这些作品的全集，还全面挺进海顿奏鸣曲的领域，那些作品长久以来都没受到足够的重视。就演奏贝多芬的品质，及呈现“全集音乐会”的精力而言，目前这位钢琴家都属于最恰当的人选。

目前，布赫宾德的音乐会等退票的话，基本也只能赶上最后部分。可另一套全集仍值得完整欣赏，或至少是聆听其中部分演出的。3月底至4月初的这段时间，维也纳交响乐团将通过四场音乐会演出贝多芬交响曲全集。这样的系列音乐会实是在大制作。尽管是采用本地的合唱团来演《第九交响曲》，可乐队本身已足够吸引人了。诚然，维也纳交响乐团一直生活在维也纳爱乐的阴影下，该团体在奥地利音乐界的地位却仍是举足轻重。

任何一支乐队的成长与塑造，都势必要有真正的指挥大师的参与。维也纳交响乐团的历史正是在富特文格勒、克列姆佩勒、卡拉扬、卡尔·伯姆、朱里尼、普莱特里这些大师的工作中展开的。维也纳爱乐固然以高超技巧和音色美显得卓尔不群，维也纳交响乐团还是在演奏风格，及某种“审美”方面能够归入德奥名团的正脉。这次担任指挥的菲利普·乔丹我不甚了解，可单凭这样一支乐队来演，足够吸引我们去欣赏了。

说到维也纳爱乐，近期我们正可以领略它引以为豪的室内乐传统。毫不夸张地说，维也纳爱乐的演奏家组成的四重奏、八重奏等室内乐团，对近百年来整个欧洲的室内乐演出活动来说，都是真正的“重心”之一。熟悉Decca的室内乐录音的人，应该都领略过其中的不少经典之作。4月3日，五位弦乐演奏家携手日本小提琴家必多里，演出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和勃拉姆斯《第二号弦乐六重奏》。必多里

上次来上海演出巴赫无伴奏的时候受到疯狂的追捧，可见人们对她的艺术是心中有底的。本次曲目如此之重，又是维也纳室内乐传统最核心的内容，热爱室内乐的人实在不宜错过。

不知为何，在这场音乐会之后，我们就会连续面对几场演出时间完全“撞车”的节目。在4月7日和9日的两晚，上海四重奏会带来勃拉姆斯全部的弦乐五重奏与六重奏，还会演出《第一号弦乐四重奏》。其中，最后一首五重奏是勃拉姆斯关键性的晚期创作之一，第一乐章尤其动听。几乎是光为了曲目，就值得现场去听一次了。况且上次聆听上海四重奏的勃拉姆斯，我深深为他们富有内涵，却不追求厚重的独特风格所吸引。那次是演出单簧管五重奏，无论四位提琴家，还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单簧管演奏家的表现，我至今难忘。

然而，4月7日还有乔万尼·安东尼尼与瑞士巴塞尔室内乐团的音乐会。上回该团体携手小提琴家穆洛娃，在东京演出了贝多芬的协奏曲和《第七交响曲》。除了独奏家的风采之外，交响曲的演出也很好，不失为融合本真构思的现代乐队之典范。这次他们还是来演贝多芬，以《英雄交响曲》作为下半场，极富吸引力。同样，在4月9日有一场别致的独奏会，目前重要的新锐羽管键琴演奏家，埃斯法哈尼将现场弹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此人生于伊朗，学成于美国，最后在捷克跟随近代重要的羽管键琴演奏家Zuzana Ruzickova学习。去年DG发行了他演奏“哥德堡”的唱片。现场聆听羽管键琴独奏的机会已经难得，何况是目前有一定代表性的演出。

之后的4月15日，一场音乐会容易被忽略，却是给人不少惊喜的。张亮指挥上海爱乐演出勃拉姆斯的作品，惊喜之处在于《小提琴协奏曲》的部分，由维也纳爱乐的传奇首席，Rainer Kuchl担任独奏。而仅仅一天之后的4月16日，德米登科的钢琴独奏会也属惊喜的范畴。此人作为当代俄国学派的代表之一，是名气不那么大，却为内行听众所关注的演奏家。这次他来上海还是演出贝多芬《“槌子键琴”奏鸣曲》这样的重量级作品。